

烟屿楼诗集

徐时棟柳泉稿

清 徐时栋 撰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整理



宁波出版社

烟屿楼诗集

〔清〕徐时栋 撰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整理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屿楼诗集 / 徐时栋撰 ;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整理.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6-1982-9

I. ①烟… II. ①徐… ②宁…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3160号

烟屿楼诗集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撰 者: 徐时栋

整 理: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

责任编辑: 张爱妮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印 张: 16 彩插: 4张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宁波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982-9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



徐时栋坐像

雲山蒼風浪吳君湖水環草堂城西
門外有阿姑湖共廣之吳君及潘君半以詩所程出為別光
一樓佳也香閣於香亭之吳聖相陽金駱唐半堂在州
 上草堂前直歸來亭一水出帶
 相望亭中堂中每人在每忘相
 知不可解不知人不知詩酒往
 來今十載古人往事留來許
 可驕人十常五忽石火風燭
 中詩人酒人獨乃古夜來夢無生
 花時曉來何有入妙詩尚開口
 可石對酒憶君不知飲酒何在
 吳浦菊香醉酒何在黃金壘但願
 日中聖人解衣高卧鳴春雷
 尔時不復知今古飛風万壑雲
 万堆怨君高處白如飲酒忘
 往君來摧君意坐坐還尋常
 有但作好詩不飲酒寒衣少
 入堂中來詩年時得老柳
子相堂作老柳
社中嬉會
 憶酒解官吟山人猿
 鶴見君生好春金鑲玉堂每
 無夢望春白鶴城西
山名
及魏於勳賜老江京不
西歸
老也
 好有詩留及魏於勳賜老江京不
 當時富贈鄧聖亦今從語
 總時語時漫信詩當此能言人

徐时栋手迹



徐时栋秘笈印



弗学不知其善



鄞徐时栋柳泉氏甲子以来所得书画藏在城西草堂及水北阁中



鄞月湖徐氏后烟屿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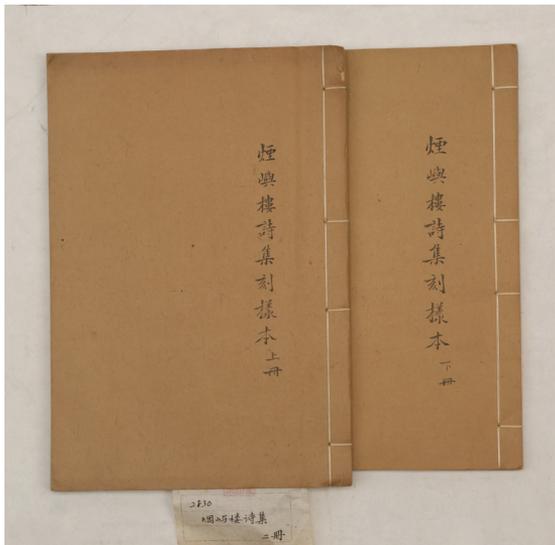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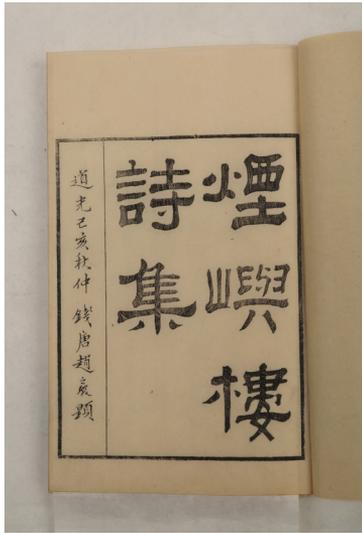


水北阁



城西草堂

徐时栋印鉴



《烟屿楼诗集》刻本



徐时栋故居



水北阁藏书楼

走近柳泉先生

甬上书生，循守文道。读经、诵读、集句、补白。柳泉先生善此矣。文章之规矩在于治学之规律，创新何其难矣。柳泉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所垂范的就是多做基础性汇编校正工作、多做为他人缝嫁衣、铺路石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慎言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感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出新事物、新观点，即所谓的“补白与补遗”。关于这一点，近现代大家郑逸梅先生对四明这一读书人文品推崇有加。柳泉先生堪称楷模。

宁波历史上曾迎来三次文化高峰。一是南宋，二是明中期至清初，三是清末至民国初期。柳泉先生所处之时代，宁波文化正处于高峰之间的峡谷。先生起到了穿越文化峡谷、传承四明学统的作用。学界指出，宁波“自全祖望、邵晋涵后，地域学术文化衰而不振，黄氏父子和徐时栋出，才稍振坠绪”。由此可见柳泉先生之治学贡献。

作为勤奋无比的一介书生，柳泉先生“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手”。在《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中，其曾这样形容自己：“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先生牢记其父徐太茂所言，勤勉于己，“藏书何补哉，能读书，书不在多；不能读书，多书何益？”

道光以降，甬上诗文首推姚燮，其次为徐时栋。两人之友情如同伯牙与子期“知音相伴”，共同发端“红学”研究。姚燮为红学点派代表人物，柳泉先生为红学政治索隐派发端之人。20世纪初，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需要，出现了若干种有影响的索隐专著，几乎都可以说是承袭柳泉先生的路数。学界以为，浙东甬上乃反清复明之重镇，自黄、万、全浙东史学观之后，柳泉先生依然以

此民族忠义之节操，秉承了浙东史学派，传承了全祖望的衣钵。

柳泉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适合读书人生存的时代，鸦片战争、辛酉政变、太平起义、洋务运动等，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殖民与割裂状态。然柳泉先生仍酷爱藏书，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他的一生有烟屿楼、城西草堂、水北阁等三座藏书楼，藏书量合计达到近二十万卷，堪称甬上第一书生。其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主要成就为经学，浩浩万千言，以考证为主。主要有《尚书逸汤誓考》《三太誓考》《诗音通》《山中学诗记》《春秋规万》《召浩解》《毛氏舜典补亡驳义》《四书毛说驳正》《烟屿楼经说》等，都有独到创见。此外，尚有《新校广平学案》《徐堰王志》等史著。

然柳泉先生功垂乡邦的著作莫过于两部方志。一是校刊“宋元四明六志”。六志在古时虽为诸家收藏，但均系传抄之本，“鲁鱼壶矢，讹谬相踵，从未有汇而刻之者”。先生时年四十岁，为了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的文献留存，依托家藏征集，“借阅诸抄本，校正脱误，付之手民”，然时局动荡，“度板廿载，两遭劫火，幸免缺佚”，由其子隆寿勘刻成书，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学界普遍认同，国内诸多城市历史研究多依赖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而“宋元四明六志”为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史料，使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大大领先于其他历史名城，真可谓“一邦之书，甲于天下”。二是主持编纂光绪《鄞县志》，以“仿国史馆列传之例”，终日旁征博引，参校考据，修撰成文，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之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这一幕，可谓甬上文化史上最值得感动与缅怀的。学界又推重、慎言：没有光绪《鄞县志》之基础，何来民国《鄞县通志》之飞跃？

“自明以降，郡县图志靡国不举，然类有芜秽凌乱之作，古法荡然，惟宋元两朝犹存唐以前谨严之意”。柳泉先生的修志思想既传承唐宋古法，又秉承浙东史学，“简而有法，繁而不支”，实乃民国《鄞县通志》编纂大略之示范与体例创新之基础。两部志书视同姊妹珍玉，珠联璧合，编修水平国内一流，堪称四明文献之骄傲。

柳泉先生既为学人，一生嗜书成癖，其诗作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古今自不待言。为脱学人诗诘聱之弊，先生作诗常奉辞达之训为圭臬，几近苦吟，“发为文章，滔滔数千言，事理洞达，见者疑为不假思索，而君实研精覃思，一字一句无不斟酌出之。”在社会弊端丛生的道咸之际，先生所关注者不惟在书本，更在世间。诗歌记载社会现实，总结历史得失经验，以期直契历史规律的精义而有鉴古识远之功能。其代表性诗作有《溪头老妇行》《乞儿曲》《鬼头谣》等，以铺陈时事，叙写悲怀的方式，将自己敏感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所写夜伏城下、偷杀敌头的“群偷”和昼入城中、骚扰英军的群乞，将下层社会从事贱业的群氓作为反殖民主义英雄来表彰赞颂，可算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在审美观念上的一大飞跃。

柳泉先生主四明坛站三十余年，后起之秀多出其门。四方知名之士以事来鄞，以所学相质问，都各得其意而去。其弟子众多，时有叶鸿年、陈继聪、史锦标、吴有容、陈康祺、陈廷黻等人。又与当时乡邦名士如袁世恒、陈劭、冯登府、钟云扉、李维镛、徐仁恩、乌酿仙、何韵仙、董沛等人交往唱和。今《烟屿楼诗集》十八卷整理付梓出版，实属后学敬仰、告慰先生。

柳泉先生与书之间，犹如一场旷世的爱情，执迷不悔，就在那月湖西岸桂花飘香的街巷深处烟屿楼上，不禁令人感叹。书香对于这弯美丽月湖、乃至这座千年古城来说是何等重要，它如同空气，关乎着每一个人的呼吸。假如月湖，假如宁波没有了书香，那是多么惆怅的一声叹息。

柳泉先生的恩师王纲斋曾言：天地生我自有位置，何得以虚度时日者，辜负生成。乃知先辈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言当为甬上后学共勉之。

徐建成
2014年12月

序

004

姊夫徐柳泉先生以古文名当世，而余事为诗人。自其髫岁，即解讽咏，三十余年无虑数千首。两遭劫火，希有存矣。于是忆之深夜，录之友人，合诸烬余，可七百篇。每来溪上，携以自随。同好见者，又相传抄。鸿年乃请而刻之，去其已刻《游杭集》中者七十余篇，益以近二年所作三十余篇，总凡六百五十篇，为十八卷。刻既成，而序之曰：“先生尝谓后世立言，未有不原诸经训而能工者也。夫《诗》本三百，夫人而知之，顾或专事涂泽，流为佶屈；好谈神韵，失之纤浮。其于诗教，盖违去甚远。”

先生湛深经术，诸经皆有阐发。曩者，窜匿山谷，研究葩经。鸿年尝读其《学诗记》，辄流连往复而不能已。其中如论《猗嗟》为齐人之夸婿，《葛生》为唐人之丧妻，《谷风》非夫妇决绝之词，《褰裳》则君臣告密之作。《灵台》之“不日成之”，读《召诰》而知“位成”非“台成”也。《闾宫》之“实始翦商”，读《尔雅》而知“齐商”非“灭商”也。《賚》《般》为巡守、祭告之诗，读《论语》《墨子》而知当日武王之祭泰山而大賚也。《天作》为“祀太王、文王”之乐，读《左传》《史记》，而知当日岐山之有二王庙也。《昊天有成命》，则必颂成王。《时迈》《执竞》《思文》，则必非三夏下武美营洛也。读《召》《洛》二诰，而知成王实王，诵《大武》始克殷也。读《左传》《乐记》，而知武王非王。发诸凡所记或发明旧义或别创新解。大率引经考典，则证据确凿。比事言情，则悱恻温厚。剖释疑义，有如示掌。敷陈奥旨，使人解颐。盖先生之于诗教如斯，其深且粹也。故其为诗也，恳恳款款，一往情深，即至感时愤俗、记事陈讽，亦不

失《巷伯》《何人斯》遗意。陈驾部题此集有曰：“嬉笑怒骂皆文章，要其大旨归忠厚。”先生之诗，盖若是矣。鸿年不知诗，以姻娅之故得从先生，时闻绪论。窃恨草堂一炬，说经之作荡无子遗，所谓《学诗记》者，幸传抄他氏，尚存大半。每劝先生还忆而续成之，先生未暇也。今序此集，特追理向所流连往复而识于心者，撮其大旨，缕缕言之，以见先生之诗之原诸经训者如此，若第以古文称先生，固知非先生意也。

同治七年三月弟子叶鸿年谨序

又序

006

月之六日，柳泉舍人以新刻诗集见示，翻阅数卷，不觉倾倒之至，立题四诗奉言，既读七古，益觉神王。凡涉乡先辈遗迹，考证详核，一以激昂慷慨之笔出之，并皆不朽之作。前奉四诗，未尽其妙，更当补题。适来书欲将前诗原底收刻，顾以行款稍长，属用丝阑另缮。随手补入一诗，意境颓唐，自忘其丑，还与子相先生酌之。

裹病经十日，独坐枯寂中。忽闻剥啄声，选诗及老翁。作者驰文誉，百夫无其雄。诗乃余事耳，亦并遭祝融。烬余尚成集，谱入焦尾桐。杜诗能已虐，陈檄能愈风。我苦在昏盹，对之豁两瞳。

纪事贵纪实，董狐无曲笔。君本伉爽人，昌言复奚恤。穷形尽相中，青天照白日。离未与罔两，何处更藏匿。知君气难平，非必意求刻。事君不能隐，斯见吾党直。

至亲出无文，诚朴乃益摯。怙恃是何人？孝爰是何事？兄弟吾同气，友朋吾同志。疾病兼死丧，无人不心惴。时遇即已忘，毋乃薄恩谊。恩谊难尽言，言者或滋伪。苟非根性真，孰能成一字。君诗何沉痛，字字皆血泪。每读不终篇，终篇恐酸鼻。

草堂一灯青，征文还考献。嗜古早成癖，著述不知倦。有时发浩叹，叹成尚顾恋。数典追十望，披图缅双砚。谒偃王墓题四明四友图□作。历历数前修，悠悠伤世处。不逐今人趋，欲对古人面。而

我思古人，一去灭如电。岂期二百年，更与今人见。古人而有梦，长眠亦无恨。

我诗本懒作，旧稿亦不完。庚子十年来，散为云与烟。近今十数年，时事值岁寒。老圃风霜多，感慨叙悲欢。零落书架底，亦拟收丛残。声调久不振，让天独自弹。听者休厌倦，续此时正宽。古谊足龟鉴，勿作余事观。

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世弟张恕拜题
时年七十有九

题词

008

李维镛 笙南

未竟开雕廿卷诗，先从老友觅题辞。韩潮索句真余事，君擅古文盛名。匡鼎谈经早解颐。前年君避乱山中，著有《学诗记》。有酒只应浇不律，忘年始许结相知。君今已订千秋业，白发徒惭学步迟。

二

吾乡诗社旧风流，今日陵夷等楚咻。君已登坛标汉帜，谁能拔地起岑楼。珊珊骨节神仙侣，浩浩歌声身世忧。此去草堂刚数武，却如海岸望瀛洲。

三

有子从游只数年，予子厚建为君弟子。汪童偏欲荷戈先。书怀四律成奇讖，厚建歿后，于遗篋得《秋夜书怀》四诗，已见死事之兆。惜逝三章念旧缘，君有哭厚建五古一首，将葬，复赐挽诗二首。劫后稿多遗失，集中仅存五古一诗。忠孝固知资教泽，姓名犹幸附诗编。他时为我歌蒿里，刻画无盐要尽妍。

前人 有序

昨题柳泉舍人诗集，未有“他时为我歌蒿里”之句。舍人来札，谓语近衰飒，宜易之。顾念吾年七十有九，即至期颐亦须臾事。前诗以亡儿殉难，幸得挽诗，故连类及之。语虽衰飒，意实真挚，因复作五古一章谥之。